



草原上的太陽

巴甫連柯著

牧原譯

蘇聯文學叢書

在草原上的太陽

巴甫連柯著 牧 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

1951

蘇聯文藝叢書

在草原上的太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人民幣伍仟伍佰九角

著者 巴甫連柯

譯者 牧

發行人 陸劍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京)

京圖 1951-3 (150P.) 001-10000



披奧脫·巴甫連柯和他的『草原上的太陽』

披奧脫·巴甫連柯曾經獲得過四項斯大林文藝獎金（電影脚本、書歷山大·涅夫斯基）、『宣誓』、『攻克柏林』和小說『幸福』。他的近作『草原上的太陽』發表後，也獲得了一致的推崇，法捷耶夫同志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在文學家中央宮中召開的蘇聯作家聯盟黨組黨員大會上，也曾予以很高的估價。他說：

『在蘇維埃的文學中，從偉大的高爾基的創作開始，已經創造了許多足以向之看齊和向之學習的藝術形象。在最近幾年中，出現了不少思想藝術水準很高的作品，這些作品是創作個性和天賦性質不同的作家所創作的。我可以舉老一代作家的藝術散文作品為例：費丁的『初歡』……巴甫連柯的『草原上的太陽』……』

塔拉森科夫在『蘇維埃文學的新特徵』中提到這本書時，也曾大力加以推薦。他說：『巴甫連柯在他最近的小說『草原上的太陽』中，對於集體農場農民們由於集體勞動而得到的豐富收穫的描述是特別優美的。巴甫連柯表現出了他觀察我們生活中新事物

的許多明確的特點，和給予他們以藝術的體現的能力：如在廣漠無垠的麥田裏不停的工作的康拜因機（註），在收穫期中努力幫助成人們的少年先鋒隊，城市居民和蘇維埃鄉村居民的和諧。然而給予巴甫連柯的小說以主要藝術力量的，是他用以成功的表現出了人民中的新性格的特質。

『巴甫連柯選擇了一個十歲的蘇聯孩子塞約查·葉米良諾夫（塞爾蓋的暱稱）為他的小說中的主角。這個少年的動人的特性已被作者生動的描繪出來了。塞約查雖然年輕，他表現出他是蘇聯土地上的一个真正公民，他和他在這些草原上集體農場所遇到的所有的成年男女們一樣，對於集體勞動和公共財產深深的敬重。親自參加在他眼前展開的偉大工作，是塞約查所迫切需要的。他很快的就與巴比吉科夫、楚瑪珂娃和其他鄉村中的幾十個少年融洽的打成一片了。

『巴甫連柯的小說不僅是寫孩子們的，在他的小說裏我們發現許多描寫得非常完美的人物，他們是到鄉村裏來幫助收穫的集體農場的農人們和城市中的工人們。他們善於運用現代的機器，而且一心一意的要盡最大的力量來發揮它最大的效力。巴甫連柯在描

註：即聯合收割機

寫蘇聯現實中所表現出的新特徵的時候，給我們看到城鄉之間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滅。」

巴甫連柯在蘇聯，早已是一個享有盛譽的老作家了，但是『草原上的太陽』的發表，無疑的又給他在讀者中樹立了更高的威信。

巴甫連柯在蘇維埃時代漸漸獲得了藝術上的成熟。他是一個鐵路職員的兒子，一八九九年生於彼得堡。一九二〇年，在梯比里西中學畢業後，就參加了紅軍。同年他成了一個共產黨員。在軍中服務幾年後，他在喬治亞和亞塞爾拜疆作黨的工作。後來他在土耳其蘇維埃商業代表團中工作了三年（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就在那個時期他開始了他的文化生涯。他的第一個故事和雜錄叫做『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敘述了他對土耳其的印象。

他隨後的著作，『沙漠地帶』和『土爾克曼的旅行』，描寫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時代，那時蘇維埃人民開始把幾世紀來不毛的中亞細亞轉向今日繁榮的社會主義的土地。

巴甫連柯的第一部小說『防禦』，是以『巴黎公社』為主題，發表在一九三二年。

他的第二部小說『在遠東』發表在一九三四年，獲得了廣泛的愛戴。另外一本值得注意的戰前作品是影劇『亞力山大·涅夫斯基』，一幅對於偉大的俄羅斯戰士的詩意描繪，這個戰士在一二四二年時曾經在貝布斯冰湖上抵禦了黎溫的武士們。這個影片再現了遠古勇敢戰士的形像，很自然的給那些妄想征服世界的希特勒黨徒的『武士們』一個警告。

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年間，巴甫連柯編輯勞動年鑑『廿二年』和雜誌『一月』。在一九三四年全蘇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全蘇作家理事會的理事。

一九三八年因他文藝上的功績，獲得了列寧勳章。

一九三九年，他曾打算以費爾干斯基運河的建設作為題材寫電影脚本和小說。蘇聯同白芬蘭的戰爭爆發了。他離開了從事運河的建築工作，到那裏的戰線上作戰地記者。他因參加白芬蘭戰有功，曾被獎以紅星勳章。

在諾夫洛斯克戰鬥中，黑海軍團的指揮部又獎給了他紅旗勳章。

在戰爭的歲月裏，巴甫連柯是作為一個作家和紅星報的記者活躍在前線的。他曾參加了解放克里米亞、烏克蘭和高加索的戰鬥。他的戰後的電影劇本『宣誓』，是根據列寧死後，斯大林歷史性的宣誓寫成的。這部電影對於斯大林和蘇維埃人民來說，是一個

巨大的成功的貢獻。

幾年前他曾經在克里米亞活動過一個時期，那是由於在戰爭後期，他患了結核病，接受了醫生的勸告而去的。這個病並沒有沖淡這位作家對於他四週事物的高度興趣，相反的，他曾經力求和生活更密切的結合。關於這點，巴甫捷柯說，這比慈惠的克里米亞氣候更加速了他的復原。

的確，藝術家尖銳的眼光，幾乎滲透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每一個角落。凡是關於這個繁榮地區的重建和發展的大事，沒有一件他沒有不參加的。巴甫捷柯關心着克里米亞的一切——它的文化，它的科學家的工作，它的集體農場的發展……而且是一個關於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的最熱情的提議者，提議在克里米亞和其他接近熱帶的地區，種植橘子、檸檬等各種水果樹。

巴甫捷柯在促進克里米亞文化活動方面，同樣花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經常接觸本地所有天才的文化活動者們。他幫助編輯和出版了科茨羅夫的關於德寇佔領時代的地下工作的動人書籍，和正在準備出版軍醫日記、瓦爾加·任加達和萬加索夫游擊隊等。

巴甫捷柯經常的旅行半島各處。在西瓦希草原上，在沙達克區域，在塞瓦斯吐普

爾，雅爾達和克里米亞的其它地方，他是一個大家熟悉的人物。人民從他的作品中學習着，反轉回來他又從人民中汲取着智慧。他緊密的和克里米亞生活的結合，給予了他的創作以豐富的材料。

巴甫捷柯的戰後作品描寫的主要是克里米亞的事情。在這裏他寫成了他的小說『幸福』、『草原上的太陽』以及其它很多著名的作品。

最近發表的新電影脚本『攻克柏林』，是巴甫捷柯和吉奧列里合著的，描寫了被蘇維埃軍隊摧毀了的法西斯德國。一九四九的春天巴甫捷柯作爲一個蘇維埃的代表，參加了美國文化科學界召開的和平大會。他寫了一小本鋒利的小冊子：『美國印象』，闡述了近代美國進步知識份子和反動勢力搏鬥的情勢。

他現在是蘇聯作家聯盟的會員和『旗幟』雜誌的編輯，他的文學活動密切的和廣大羣衆工作結合着。

七月的中旬，在葉米良諾夫服務的汽車行裏，緊急的召開了一個會議。決定派遣五輛摩托載重汽車帶着它的駕駛員們到草原上去幫助收穫，會上討論了究竟誰去。安得萊·葉米良諾夫是第一個願意參加的人。兩星期以前他太太死去了。安得萊和他的十歲的兒子曾經爲他們的不幸深深難過。汽車行的主任對工人葉米良諾夫很有好感，曾建議他按照每年的例假休息，雖然這個假期現在還沒到。而且答應把他的小孩安置在一個少年先鋒隊的夏令營裏。但是，安得萊在自己的妻子死後，既不能離開自己的兒子，也無法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現在提議去參加收穫了——新的地方，新的人們，生活是高度緊張的——於是他自願的報了頭一名。

『那麼塞爾蓋怎麼辦呢？』汽車行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萬拉·左多娃問道。
『我帶他一塊去，讓他習慣於集體農場的生活。』安得萊簡短的回答道。

終於決定了，摩托大隊必需在次晨四點鐘以前出發。

塞爾蓋前一晚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旅行，所以他和衣躺在父親的床上睡去。枕着包着襯衣的行囊，那是他們的鄰居、他母親的朋友娜捷英答·喬治葉耶夫娜，關切的給他們預備下的。

安得萊一隻手抱起他的睡覺的孩子，另一隻手提着行囊，不顧鎖門，就往汽車行裏跑去。塞爾蓋被開行了的和準備開行着的摩托車的喧嚷，以及駕駛員們高聲的談話驚醒了。開始哭起來。他熱望着和他父親一塊去，但是在這以前，他從沒有出過家鄉的城市，旅途的渺茫使他有些驚慌，但是不久他就鎮靜下來了。駕駛員們都是熱悉的。他們和讓的對他談話，稱讚他和他們在一起踏上這長遠的旅途，而且保證他，他們去的草原上的那些集體農場今年豐收，他決不會看到沉悶的東西。

萬拉·左多娃，他死去的母親的朋友，撫撫着他的下顎，像往常一樣，總有點討厭的話要說：

『擦擦你的鼻子，它要流走了。』

胖胖的、過於精細的、長着鬍鬚的汽車行主任——安東·安東諾維奇，作了一個簡

短的離別講演。這時萬拉·左多娃在每一輛載重汽車的邊上貼上了一張這樣的標語：

『大家都去參加收穫！』而且她在自己的載重汽車的風擋上繫上了一小綑紫蘿蘭花。

『你們把勳章帶上了嗎？』安東·安東諾維奇高聲問道。

『你們記着不要在那裏丟臉，行動要規矩，葉米良諾夫，帶領大隊！好，祝你們一路平安！』

父親先搬開一輛，隨後搬開二輛，當他們走上大路時，轉向了三輛。

『他們還在那裏嗎？』他問他的兒子道。『你常看着點。』

塞爾蓋跪在座位上，從後面的玻璃向外張望着。大隊穿過城市的主要大街。現在他們走過了公園，露天商店，以及角落上的俱樂部。

『他們全跟上了來了。』他說，忽然不自主的，眼淚從他的雙頰流下。他伸着一隻胳膊抱着他父親的脖子問道：『爸爸，我們不再回家了嗎？』

『哎，當然回來啦！塞爾蓋卡（註），——我們兩個還有別的地方可去嗎？你喜歡家嗎？』他父親慘然一笑說：

註：塞爾蓋的暱稱。

『我喜歡！』塞爾蓋回答道。

世界上有沒有人能比他母親對他更親了，而現在她死去了。他們房子裏的東西，以及他們一同去過的鄰近的一切地方都會使他想起她，彷彿冥冥之中她仍舊在他旁邊似的。家裏的一切東西對於他很熟悉，他不敢去想到要永遠住在別一個所有的東西對他都是陌生而又新異的地方。

『只需一兩星期的時間，我們旅行各地，可以看到新的人們，而且收穫的東西，一定使我們極感到有趣。我的孩子，今年是一個豐收年，人們都眉飛色舞的高興。』他父親用一種誠懇的口吻安慰他，他立刻便相信了。

『我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嗎？』塞爾蓋回頭看了一下大隊，大隊已經離開了城市，而且正沿着彎曲的道路爬向山上，塞爾蓋以前從沒有走過這麼遠。

『到伯列科普，聽說過沒有？』

『不是伏龍芝（註）作戰的地方嗎？』

『對的，這次戰爭中我們在那裏也曾經有過幾次戰鬥，我的孩子！我聽說一切東西仍舊放在那裏，大砲，和打毀的坦克——』

『也有鏢盔嗎？』

『有……』

『爸爸！得到一個鏢盔和一個水壺不是很好嗎，你說……或者一枝湯姆槍。』

『我敢說我們能够得到，也許我們會看中一尊大砲，把他拖在我們的汽車上。』

『我想民兵不會讓我們拿走一尊很大的砲的。』塞爾蓋嘆息一下，他所有的恐怖終於遁跡了，他在思索着戰場上有些什麼戰利品，他應當特別注意的。

太陽還沒有升起，四週像晚飯前一樣的黑，平常這時媽媽還沒有開燈，所以蚊子是不會來飛擾的。東方的天空已經發紅，幾乎在燃燒，就在這時候它會穿出火來和冒起煙來，於是太陽會從它造成的洞中向外張望，但是這時山和海却靜穆的躺着，海彷彿結了冰，好像是柏油路，人能在它光滑的青灰色的面上跑過。

山呢，山在這個時候看起來像一隻睡鳥，頭伏在自己的翅膀下，它們安靜的棲在樹枝上，簡直不像鳥而像碩大的松毬。

山捲曲的睡着看不見山道、山谷和山崖，這使他們更顯得渺小和乏味。

註：伏龍芝，十月革命時的軍事領袖。

路在這樣的險峻的螺旋坡上迂迴着上升，在這裏一刻之間不能夠看得比二十幾米再遠；餘下的都隱藏在山膀的後面。既不能防備前面來的車，也不能當心後面的大隊，塞爾蓋決定留意他父親的駕駛，因為在他內心的深處，確信在收穫時候，使他自己在舵輪跟前的機會能夠到來，那時一切將是英武而大膽的，好像在戰時一樣。在家時他總沒有時候考慮過他父親的載重汽車；最初大家覺得他年齡太小，後來他又開始上學了，而且媽媽有些怕摩托車。

塞爾蓋開始端詳他的父親，竟發現自己忽然對父親這樣一個駕駛員大感興味。葛拉·左多娃不是這個樣子，她坐在舵輪之前，彷彿那是一個縫紉機似的。安得萊·葉米良諾夫滿不經心的開着車，他光着的半截胳膊，很幽閒的放在舵輪上，他坐的略微靠邊，而且好像對於路上的東西完全不在意似的，不時的東張西望，但是他的手指是緊張的，他的有力的、被太陽晒黑了的堅實的手，好像隨着它們自己的意願而移動似的。

『爸爸，你剛才幹什麼了？』

『調整了一下油門。』

『現在呢？』

『換開。』

『爲什麼？』

『看哪，塞爾蓋·安得萊耶奇，』他父親笑着說！『現在不要打擾我，這是一段險峻的道路，假使我算錯了一秒鐘，我們就會從邊上翻下去的。孩子，想法子睡覺吧，你應當練慣在車子上睡覺。不能夠在自己車上睡覺的人就不配做駕駛員。』

恰好塞爾蓋特別在這個時間一些也不駕駛，當他父親領導着大隊時，而他能够利用這樣的機會，回頭張望張望，批評批評那些駕駛員們，有的落得太後，有的又正相反，和領頭的車子靠得太近。他一再的從開着的窗子內伸出頭來，對他們招着手，直到他父親告訴他對駕駛員們不應當招手而應當嗽喇叭，但是現在也一些不需要。

塞爾蓋對他父親總有些懷疑，他父親是一個略爲年輕的人，雖然作過中士而且得過紅星勳章，但是十分羞怯於自己的職權，不好意思給比自己年長的人下命令。他不讀成這種過份的謙遜，但是他保持着安靜。

葉米良諾夫後邊跟着葉古·葉古里奇、彼得羅夫，在汽車行裏每一個人都叫他葉古叔叔。甚至媽媽，她因爲駕駛員們那種慄慄的樣子而不太喜歡他們，但是也經常對彼得